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



情
梦
析

〔清〕蕙水安阳酒民 著

金
石
缘

〔清〕无名氏 撰

双
凤
奇
缘

〔清〕雪樵主人 梓定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



情
林
外
史

金
瓶
梅
詞
話

雙
鳳
奇
緣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名著

雙
鳳
奇
緣

中国
古代

禁毁小说文库

〔清〕雪樵主人 梓定
徐明 校点

双凤奇缘

〔清〕

无名氏 撰

李中凯 校点

金石缘

〔清〕蕙水安阳酒民 著

徐冰 校点

情梦栢

金 石 缘

〔清〕无名氏 撰
李中凯 校点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

双凤奇缘 金石缘 情梦桥

陈华昌 黄道京 主编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邮政编码710003)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22.25印张 5插页 475(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5次印刷

印数:50001—60000

ISBN 7-80605-408-1/I·352

定价:27.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72)

序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但作者先须立定主见，有起有收，回环照应，一点清眼目，做得锦簇花团，方使阅者称奇，听者忘倦。切忌序事多直捷，意味索然；又忌人多混杂，眉目不楚。甚者说鬼谈神，怪奇悖理；又或情词赠答，淫褻不堪，如《情梦桥》、《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谁知其中破绽甚多，难以枚举，试即一二言之。堂堂男子，乔扮女妆，卖人作婢，天下有是理乎？韶龄闺媛，诗篇字法，压倒朝臣，天下又有是理乎？且当朝宰辅，方正名卿，为女择配，不由正道，将闺中诗词索人倡和，成何体统？此皆理之所必无，宁为情之所宜有。若夫鬼怪矜奇者，又不足论矣，惟巧合。

《金石缘演义》则忠孝节义、奸盗邪淫、贫贱富贵、离合悲欢，色色俱备，且征引事迹，酌乎人情，合乎天理，未尝露一毫穿凿之痕；中间序次天然，联络水到渠成，未尝有半点遗漏之病。虽不敢称完璧，亦可为劝惩之一助。阅者幸勿以小说而忽之。当反躬自省，见善即兴，见恶思改，庶不负作者一片婆

心，则是书为充于《太上感应篇》读也可。

静恬主人戏题

目次

-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 (1)
 第二回 署印官串吏婪赃 贤孝女卖身救父 …… (9)
 第三回 一场空徒成画饼 三不受相决终身 …… (17)
 第四回 林小姐因相生嗔 金进士过江被劫 …… (25)
 第五回 救小主穷途乞食 作大媒富室求亲 …… (33)
 第六回 林攀贵情极自缢 石无瑕代嫁成婚 …… (41)
 第七回 助贤夫梅香苦志 逢美女浪子宣淫 …… (49)
 第八回 风流姐野战情郎 势利婆喜攀贵婿 …… (57)
 第九回 去沉痾一朝发达 闻捷报顿悔初心 …… (65)
 第十回 传胪日欣逢圣主 谒相时触怒权奸 …… (73)
 第十一回 过妖道强徒肆横 得西安官将遭擒 …… (81)
 第十二回 逆奸相翰院兴兵 获先锋西宾合计 …… (89)
 第十三回 锦帐中强徒授首 华筵上妖道分尸 …… (97)
 第十四回 复西安欣逢亲父 到扬州喜得麟儿 …… (105)
 第十五回 署关差客商受害 谋粮宪漕户遭殃 …… (113)
 第十六回 贿上官京师遭骗 拿下吏万姓群欢 …… (120)
 第十七回 伤天理父子下狱 快民心姑媳遭殃 …… (128)
 第十八回 追赃银招攀亲父 雇乳母得遇故人 …… (135)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拷梅香一讯知情 …… (143)

金石缘

第二十回	正纲常法斩淫邪	存厚道强言恩义·····	(151)
第二十一回	报深恩破庙重兴	逢故旧穷途得志·····	(159)
第二十二回	宫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两忠遇难·····	(167)
第二十三回	破妖术故旧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义·····	(175)
第二十四回	小结局淫邪现世	大团圆富贵登仙·····	(183)
总 评	·····		(191)

第一回

小神童联姻富室 穷医士受害官舟

诗曰：

莫怨天公赋畀偏，穷通才拙似浮烟。

空思他日开屯运，难定今朝缔好缘。

有聚终须风雨散，无情何必梦魂牵。

庄周似蝶还非蝶，总与乾坤握化权。

这两首诗，是说人婚姻富贵，贫穷落难，都由天定，非人力可为。无奈世人，终不安分明理。见人一时落难，即要退婚绝交，使从前一团和好，两相弃绝。谁想他恶运一去，忽然富贵，自己反要去靠着他。所以古人说得好：“十年富贵轮流转。”以见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计其日后也。至于妇人，惟重贤德贞静，不在容貌美丑。如容颜俊美，不能守节，非惟落于泥涂，甚至为娼为妓，遗臭万年；若容貌丑陋，而能坚贞守困，岂特名标青史，且至大富大贵，享用不尽。今我说一桩赖婚安分的，与众位听者。

话说江南苏州府，有个少年解元姓金，名桂，号彦庵。父亲官为参政，因朝中权奸当道，正直难容，早早致仕在家。母

亲白氏，自生子彦庵，即染上弱症，不复生产。参政因是独子，十六岁就替他做了亲，娶妻黄氏，才貌双全，夫妻十分恩爱，十七岁就生一子。生得骨秀神清，皎然如玉。夫妻爱如珍宝，取名金玉，字云程。赋性聪明，一览百悟。六七岁即有神童之号。

且说彦庵，十八岁上入学，二十岁乡试，就中了解元。三报联捷，好不兴头。其妻黄氏，又产下一女，就取名元姑。到冬底，彦庵正打点进京去会试。不料母亲白氏忽然病重，至二月初十身亡。彦庵在家守制，将近服满。哪知参政因夫人死了，哀痛惨伤，也染成一病。病了两年，也就相继去世。彦庵夫妇，迭遭凶变，痛慕日深，居丧尽礼，至念六岁，方才服阙，算来会场，尚有一年。在家读书训子，以待来年会试。

且说苏州阊门外，有一土富，姓林名旺，字攀贵，人都唤他林员外。院君张氏，做人最是势利。只生两女，长女取名爱珠，年方十岁，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琴棋书画，件件皆精，歌赋诗词，般般都晓。只是赋性轻浮，慕繁花而厌澹薄，居心乖戾，多残刻而鲜仁慈。父母因她才貌，爱如珍宝，必要择一个富贵双全、才貌兼备的，方才许亲。所以此翁专喜趋炎附势，结交官宦，意欲于官宦人家，选一十全的女婿。奈他是个臭财主，哪个大官显宦来结交他？所结交的，无非衙门学师、举人、贡生、生监等。思量遇着一个将发达的公子，就好为大女儿结亲。其次女名唤素珠，相貌生得中中，小爱珠四岁。教她念书识字，她便道：“女儿家，要识字何用？将来学些针指，或纺绵绩麻，便是我们本等。”父母因她才貌平常，将来原只好嫁一个乡庄人家，故全不放在心上。

一日偶然在外间走，访得苏州府学学师，今日上任，系徽

州府人，两榜出身。急急到家换了衣服，出城迎接。明日学师，免不得来看他。原来那学师姓金，名素绶，号诚斋，与金彦庵是乡榜同年。因同姓，又系同房，榜下就结为兄弟。他便连捷，殿在三甲，就了教，今选苏州府学教授。一到先看彦庵，然后来看林旺。林旺有心要结交他，正值园中牡丹盛开，随即发帖，请学师赏花。因想彦庵，是他同年兄弟，且是少年解元，将来发达的乡宦，正要结交他，便也发帖，请来陪学师。那一日，学师与彦庵，都到林家园内。吃了半日酒，彦庵回家发帖，于十五日请学师。随也发一帖，请林旺相陪，还了他礼。至期二人俱到。茶罢，学师道：“闻年侄甚是长成，今年几岁了？”彦庵道：“十岁了。”学师道：“闻得六岁就有神童之誉，如今自然一发好了，何不请出来一会。”彦庵道：“理应叫他出来拜见，只是小子无知，惟恐失礼，获罪尊长。”学师道：“说哪里话，自家兄弟，何见外至此。”彦庵使命小厮，唤出儿子先拜见了伯伯，然后叫他拜员外。员外一见云程，生得眉清目秀，美如冠玉，先已十分爱慕，又见他十数岁的孩子，见了客人彬彬有礼。见礼毕，就在彦庵肩下旁坐了。学师问他些经史文字，他便立起身来，对答如流。至坐席吃酒，又随着父亲送酒送席，临坐，又向各位作揖靠坐。彦庵送色盆行令，学师有意要试他，故意说些疑难酒头酒底，弄得林旺一句也说不出，云程反句句说来如式。喜得学师大赞道：“奇才，奇才，将来功名，必在吾辈之上。神童之名，信不虚也。”林旺见他举动言语，应对如流，先已称奇。今又见学师如此叹赏，方知实是才貌双全的了。且他父亲是个解元，将来必中进士，他的文才既好，科甲定然可望，年纪却与大女儿同庚，许嫁与他，岂不是个快婿！只是当面不

好说得，席散到家，便在张氏面前，极口称赞：“金解元之子，才貌十全，将来功名必然远大。年纪与大女儿同庚，若与结亲，真一快婿。须极早央人说合，不可错过。算来只有金学师是他相好同年兄弟，必须求他去说方妥。”张氏道：“我女儿这般才貌，怕没有一个好女婿？员外何须性急。我闻得金家，虽是乡宦，家中甚穷。解元中后，父母相继去世，不能连科及第，看来命也平常。儿子就好，年纪尚小，知道大来如何？休得一时错许，后悔无及。依我主见，待他中了进士，再议未迟。”林旺道：“院君差矣！他若中了进士，又有这样好儿子，怕没有官宦人家与他结亲！还肯来要我家女儿么？”张氏见丈夫说得热闹，便道：“员外既看中意了，就听凭你去许他罢。只是要还我一个做官的女婿便罢。倘若没有出息，我女儿是不嫁他的。”林旺道：“但请放心。这样女婿若不做官，也没有做官的了。”于是次日，特到学中拜看学师，求他到金解元家，与大女儿为媒。学师口虽应允，心上便想道：“我那侄儿如此才貌，必须也要才貌双全的女子，方好配得他来。不知林老的女儿如何？须要细细一访，方好为媒。”于是随即着人外边去访。谁知林爱珠，才女之名，久已合县皆知。只因他是个臭财主，乡宦人家，不肯与他结亲，平等人家，他又不肯许他。所以，尚待字闺中。学师访知，便往金家竭力说合。金家也向闻此女才貌，果然甚美，随即满口应允。学师面复了林家，林旺即刻将大女儿的八字送去。金家也不占卜，择了十月念四，黄道吉日，将将就就备了一副礼，替儿子纳了聘。林家回盒，倒十分齐整。定亲之后，彦庵就择了十一月二十上京会试。林家知道，又备礼送行不表。

且说彦庵到京，候至场期，文章得意，放榜高高中了第二

名会魁。殿试本拟作状元，只因策内犯了时忌，殿在三甲榜下，就选了陕西蒲城县知县。到家上任，拜望亲戚朋友，上坟祭祖，又到林亲翁家辞行。林员外先备礼奉贺，又请酒饯行，借此光耀门闾，骄傲乡里。又在张氏面前夸嘴说：“我的眼力何如？不要说女婿将来的贵显，即如眼前先是香喷喷一个公子了。”张氏与爱珠闻之，也觉欢喜。不数日，彦庵夫妇带了一双儿女，一个老家人俞德，一同上任不题。

且说爱珠小姐，才貌虽好，奈她器量最小，每每自恃才貌，看人不在眼中，连自己妹子，也常笑她生得粗俗。说她这样一个蠢东西，将来只好嫁一个村夫俗子。不比我才貌双全，不怕不嫁一个富贵才郎，终身受用不了。后见父亲将她许与金家，公公是个解元，丈夫是个神童，已十分矜狂，欣喜见于颜面。后又见公公中了进士，选了知县，更加荣耀。想自己将来一个夫人，是稳稳可望的了。便任情骄纵，待下人丫鬟，动不动矜张打骂，父母也不敢拗她。一日，忽对父母说：“家中这些丫头，个个都是粗蠢的，不是一双大脚，就是一头黄发。只好随着妹子，纺绵绩麻还好。若要随着孩儿焚香煮茗，却没有一个中用的。”张氏道：“这个何难！对爹爹说，讨一个好的来服侍你便了。”张氏随即与员外说知。员外就叫家人，去唤了一个媒婆来，说道：“我家大小姐房中，要讨一个细用丫头，脚要小些，相貌也要看得过，又要焚香煮茗，件件在行，字也要略识几个的方好。你晓得我家大小姐，是个才女，又许在金老爷家，将来少不得要随嫁的。倘若不好，乡宦人家去不得。我价钱倒也不论，妈妈须拣上好的，领来便了。”媒婆连连答应，随即别了员外，出去四下寻访不题。

却说苏州胥门外，有一个不交时的名医，姓石，名道全，医道样样俱全。怎奈时运不济，贫穷的请他一医便好，富贵的也不来请他。就是请去，少不得还请几个时医参酌，好的也叫不好，焉能见效？所以虽是名医，家中穷苦不堪。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贫穷的不请便去，不但不索谢，有时反倒贴他药资。富贵人家，也不去钻刺，有人请他，总是步行，并不乘轿。家中又无药料，到人家开了方子，听他自去买药。谢仪有得送他，也不辞，没得送他，也不要。父母久已去世，并无兄弟伯叔。祖上原是旧家，妻子周氏，也是旧家之女，只生一子一女。女儿年已十二岁，名唤无瑕，有七八分姿色，得一双小脚，也识得几个字，走到人前，居大家女子，待父母极孝，父母也甚爱她。儿子年方八岁，小名丑儿，表字有光。生得肥头大耳，有一身膂力，要吃一升米饭，专喜持枪弄棍，常同街坊小厮们上山寻野味，下水捉鱼虾，路见不平，就帮人厮打，大人也打他不过。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软，所以人都叫他好。一日同了小厮们到教场中玩耍，适值那日守备带领营兵下操。丑儿竟去将他大刀拿起。那时守备姓李名绍基，看见七八岁小厮，拿得起大刀，颇以为奇，就唤来问道：“你今年几岁了？怎拿得动大刀？可会骑马么？”丑儿道：“八岁。马实从未骑过，想来也没有什么。只人小马高，上去难些。”守备道：“我着人扶你上去，你不要害怕跌下来便好。”丑儿道：“只要骑得上去，一些不怕，也不愁跌下的。”守备就着营兵扶他上马。他拿了僵绳，不慌不忙，满教场一转，仍走到原处，营兵扶他下来，竟像骑过的一般。守备更加称奇，说：“你小小年纪，有这般本事，姓什名谁？住居何处？”丑儿道：“姓石，名有光，乳名丑儿，家住胥门外。”守

备道：“你父亲作何生理？”丑儿道：“行医。”守备道：“行医也是斯文一脉。你有这般臂力，我三六九下操日期，你可到来学习骑射，我再教你些武艺，大来也好图个出身。”丑儿连忙磕头道：“多谢老爷。”于是每逢下操，丑儿必到。那守备果然教他，丑儿一教就会。不数年，十八般武艺精通，连武弁多不如他，此是后话。

且说石道全合当有事。忽有一个过往官员，姓利名图，号怀宝。捐纳出身，做过几任州县，奇贪极酷。趁来银钱，交结上台。今升杭州府同知，带了家眷上任。夫人常氏，破血不生。娶妾刁氏，利图十分宠爱。生子年已十二，取名爱郎，生得清秀轻挑。利图刁氏，最所宠爱，一同上任。

船到胥门，夫人忽然抱病。利图吩咐立刻住船，去请医生。谁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请了道全下船，诊了夫人的脉，说道：“夫人此病，是气恼上起的，没甚大病，只须两服药就好的。”写下方子，利图送了一封谢仪别去。利图即着人买了两帖药，一面开船，一面就着丫鬟，煎药与夫人吃。原来夫人的病，都因刁氏恃宠而骄，看夫人不在眼里，日常间骂狗呼鸡，屡行触犯。夫人是个好静的人，每事忍耐，故郁抑成病。刁氏正喜中怀，今见医生说她就好，心上好生不快。忽起歹心，想老爷旧年合万亿丹，有巴豆余存，现带在此，私自放在药里，与她吃了。虽不死，泻也泻倒她。于是就将数粒研碎，和入药中。夫人哪里知道？吃下去一个时辰，巴豆发作，霎时泻个不住，至天明足足泻了数十次。谁知病虚的人，哪里当得起泻，泻到天明，忽然晕去。吓得一家连连叫唤，刁氏也假意惊张，鹅声鸭气喊叫，捧住了夫人的头，反将手在她喉间一捏，夫人开眼一张，顿时

气绝。那老爷溺爱不明，大哭一场，不去拷问家中人，反归怨到医生身上，道：“夫人虽有病，昨日还是好好的，吃了那医生的药，霎时泻死，明明是他药死的。先叫住船，一面备办后事，一面着几个家人小厮，赶回苏州，打到石道全家，打他一个罄空。再将我一个名帖，做一状子，送到县中去，断要他偿命。”众家人闻命，个个磨拳擦掌，驾了一只小舟赶去。那石道全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